

明通鑑

第一函
第八冊

明通鑑卷三十七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三十七 起重光大淵獻盡開
逢攝提格凡四年

孝宗敬皇帝

宏治四年春正月癸未以修省罷上元節假 己丑大祀南郊 辛卯停慶成宴 是月戶部尚書李敏致仕

時敏有疾在告上遣醫視療已復力請詔乘傳歸未抵家卒贈太子少保諡恭靖敏生平篤于行誼所得祿悉

以分昆弟故人里居時築室紫雲山麓聚書數千卷與學者講習及巡撫大同疏籍之于官賜名紫雲書院掌

戶部力請革皇莊時不能用繼以論救姜綰與中官相惡遂不得行其志云敏罷踰月進戶部侍郎葉淇爲本

部尚書 二月己巳敕法司曰曩因天變示譴敕天下諸司審錄重囚矜疑放遣者數十百人朕以爲寬之于

終孰若慎之于始嗣後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問刑官務存心仁恕持法公平詳審其情罪所當毋姑息毋苛刻

毋傳致于一時冀不坐于他日庶協古人欽恤之訓焉 是月召南僉都御史白昂爲都御史以屠蒲罷也

三月逮兩廣總督秦紘先是紘在鎮勅總兵安遠侯柳景貪暴不法詔逮景下獄景訐紘勘無左證法司當景

死景連嫺周太后家有奧援訐紘不已乃竝逮紘連鞠卒無罪詔宥景死奪爵聞住而紘亦坐罷尚書王恕請

留紘不納紘自成化末被誣爲尹旻黨謫官上卽位以恕薦督漕運尋督兩廣軍務在制府二年多所飭治時

中官武臣填兩廣者率縱私人擾商賈干預公事賊殺無辜又交通土官爲奸利前督臣宋旻屠蒲噤不敢言

紘至輒疏于朝請申條禁填守官益銜之會田州之亂遣兵安定方議討平黎徭勦山後之賊而逮治之命已

下紘部署軍事畢從容就道儀衛驕從仍如開府儀踰嶺囚服就繫語官校曰兩廣蠻夷襍處總制體尊逮就

拘執恐損國威既踰嶺真囚矣人皆服其知體 夏四月乙丑遣司禮太監韋泰同法司錄囚 辛未太白晝

見 是月以禮部公廨火尙書耿裕侍郎倪岳周經被劾下獄已釋之停其俸 在是年四月今按五行志禮部

官廨火在是年二月戊午蓋諸人 六月辛亥京師地日凡三震 攷異三編目云月之六日 是月南京工部

被劾至此始下獄也今据本傳

月通鑑卷三十七

侍郎黃孔昭卒孔昭在成化中由工部主事改吏部文選司進郎中故事選郎率閉戶謝客孔昭曰國家儲才猶富家之積粟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日乃可以濟用每公退遇客至輒延見訪以人才書之

于冊由是銓敘平允居平嗜學篤行與陳選林鶚謝鐸友善並爲士類所宗嘉靖中追贈禮部尚書諡文毅孔昭之卒據明史本傳在是年憲章錄系之六月今從之秋八月庚戌以水災停蘇州浙江今年織造乙卯南京及淮揚二府同日地震

震同日震三編亦據增于六月京師地震目中今從之是日南京晦冥己未封皇弟祐楫爲壽王祐棹汝

王祐棹涇王祐樞榮王祐楷申王丁卯以憲宗皇帝實錄成劉吉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徐溥進太子太傅

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劉健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是月刑部尚書何喬新致仕喬新在刑部

值閣臣劉吉仇正人屢興大獄喬新率據法直之吉愈憤數摭他事奪俸二年屬大理丞闕御史鄒魯覲遷而

喬新薦郎中魏紳會喬新外家與鄉人訟魯即誣喬新受賕曲庇吉取中旨下其外家詔獄喬新乃拜疏乞歸

頃之窮治無驗魯坐停俸喬新亦許致仕喬新居官廉介與人寡合氣節友彭韶學問友邱濬而已時論惜之

攷異喬新致仕憲章錄紀聞等書皆系之是年之春蓋據其外家起訟之月也至諸書皆云喬新坐受餽遺下獄證之明史本傳則下獄者乃其外家非喬新也今據七卿表喬新致仕在八月其本末參本傳書之

九月丁酉皇長子生攷異明史本紀書皇子生于十月丙辰據下詔之月日也三綱彙載于五年立太子目中云前年九月丁酉據實錄也諸書作九月二十四日是月甲戌朔丁酉正二十四日今從

之是月擢吏部侍郎彭韶爲刑部尚書代何喬新也韶與喬新同以氣節相尙佐吏部與王恕甄人材覈功

實仕路爲清至是遷掌刑部會柳景爲秦紘劾罷坐賊數千徵僅十之一以其母訴免韶執奏曰昔唐宣宗元

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不奉韶景無元舅之親賊非負租之比獨蒙宥除是

臣等守法媿于澳也不從冬十月癸丑錄囚丙辰以皇子生詔天下戊午河決開封懷慶及宣武睢陽

諸衛皆被災命有司分振之乙丑晉禮部尚書太子太保邱濬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初大臣入閣自景

泰間王文始然猶都御史也至是濬以尙書入閣而閣體愈崇故事大學士秩五品非加三孤及官傳者仍班

尙書下時王恕長六卿位濬上濬自以閣部相兼欲示尊異而恕仍舊制不讓濬不悅已而內宴濬徑居恕上

自是由侍郎詹事入閣者班皆列六部尙書上實自濬始也攷異據王弇州二史攷誤言以大臣入閣者前有王文師濬王瓊雙溪襍記以爲尙書入內閣自焦

勞始誤也三編實引之然王文以都御史入關而以尚書入關者實自濟始並敘之

是月改封興王于安陸

前庶吉士鄒智卒智以湯鼎獄謫廣

東石城所吏目比至廣東總督秦紘檄召修書乃居會城聞陳獻章講道新會往受業自是學益粹至是得疾

遽卒年二十六天啟初追諡忠介 十一月庚辰振南畿災 十二月甲子土爾番復貢獅子請還金印及所

據哈密十一城甘肅總兵官周玉爲之奏請許之果以城印來歸及異據明史土爾番貢獅子是在年之秋蓋邊臣奏聞之日也至是貢使大都紀據書之

詔遷其所拘之使臣並厚資之 是月鳳陽陵火時有遺火山場者遂延焚九十餘里巡按官劾留守中官王

正等罪贖杖還職 復召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時言官交章論紘無罪詔起之紘自爲大臣先後以劾宗戚

屢得罪賴廉直受主知又所在著勞績爲廷臣所推故再仆再起云 是歲以河南布政使徐恪爲右副都御

史巡撫河南恪所部多王府持法嚴宗人多不悅平樂義甯二王遂訐恪減祿米改校尉諸事劾無驗坐恪入

王府誤行端禮門欲以平二王忿上知恪無罪而以二王幼降敕切責命與湖廣巡撫韓文易任吏民罷市泣

送數十里不絕比至湖廣值岐王之國中使攜鹽數百艘押賣于民爲恪所持阻不行其黨密搆于上居一年

中旨改南京工部侍郎恪上疏曰大臣進用宜出廷推未聞有傳奉得者臣生平不敢由他途進請賜罷上慰

留乃拜命後以考績入都得疾遂致仕卒 召右副都御史侶鍾爲戶部侍郎鍾以三年巡撫蘇松諸府盡心

荒政至是召佐戶部總督倉場未幾改吏部

五年春正月壬午大祀南郊 二月丙寅詔封安定王之族人善巴舊作陝巴爲忠順王時土爾番既獻還哈密城

兵部尚書馬文升言番人素畏蒙古必得元裔填之有安定王沁布舊作千奔之族人善巴乃故忠順王托克托之

近屬從孫可主哈密從之時又有綽爾濟者沁布弟也初哈密無主廷臣固嘗屬綽爾濟而綽爾濟憚哈密多

事不欲立及事定又覬得爵兵部以其反復持不許會諸番亦以善巴奏請遂有是命而以阿穆呼朗爲都督

僉事輔之 庚午減陝西織造絨氍之半巡按御史張文請之也文言陝西歲歉之後民病未甦司禮監近下

帖子降圖式織造絨氍數百事並宜停止以其價振業貧民命減其半 三月戊寅立皇子厚照爲皇太子赦

天下 錄太庶配饗功臣後初功臣佐太祖定天下卒後追封王者六人中山開平岐陽甯河東甌默甯是小

其子孫皆襲侯至是不替爵者惟中山黔甯而已上以立太子頒恩詔及之命吏部訪以聞臣竊孫襲封于是

年惟明史本紀分書之蓋訪錄在先予襲在後也三編統系之六年二月中亦類記訪錄功臣後于五年蓋本紀之分書其月日皆據實錄也今參三編所記分書之辛卯古田獐叛初廣西

獐獐惟古田種類最繁其強者曰韋曰白曰閉而皆并于韋賊首韋朝威據古田縣官竄會城遣典史入縣撫

諭烹而食之事聞命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千戶王珊等進討皆遇伏敗死詔奪兩廣總督閔珪等俸令益兵

進剿是月進后父張巒爲壽甯侯先是巒封伯請勲號詰券尙書王恕言錢王兩太后正位中宮數十年錢

承宗王源始邀封爵今皇后立甫三年巒已封伯遽有此請累聖德不可許至是仍以故晉封爵夏四月

丁巳錄四是月大學士邱濬上言成化時彗星三見徧掃三垣地五六百震邇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

日異鳥三鳴于禁中春秋二百四十年書彗字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三今乃屢見于二十年之間甚可畏也

願陛下體上天之仁愛念祖宗之艱難正身清心以立本而應務謹好尙不惑于異端節財用不至于耗國公

任使不失于偏聽禁私謁明義理慎儉德勤政務則承風市寵左道亂政之徒自不敢肆其奸而天災弭矣因

列時弊二十二事上納之攷異明史濬傳上書在是年憲章錄二申錄皆系之是年之四月今據之五月乙亥太白晝見是月詔求遺書從

大學士邱濬之請也濬言高皇帝當至正丙午之歲始肇帝業首求遺書既半元都得其館閣祕冊又廣購民

間一時所積不減前代太宗當多事之時猶集儒臣纂永樂大典以備攷究今承平百年中外無事烏可使經

籍廢墜夫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尙不一既不能廣有儲藏即儲藏亦不能久遠所賴石渠邃閣積聚之多收

藏之富局鑰之固類聚者有掌故之官闕畧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修補之工散佚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

致廢壞闕失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近內閣書目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未聞考核在外未聞

購求及今失之恐遂放佚自古藏書不一所漢有東觀蘭臺鴻都唐有祕書監集賢院宋有崇文館祕書省國

朝罷前代臺監館省之官并其任于翰林院設典籍二員掌文淵閣書籍南京國子監雖設典籍僅掌舉朝頒

降之書及舊錄書板而已今請敕內閣所藏書籍令學士以下督典籍官彙若干冊冊若干卷檢其有副本者

分貯一冊于兩京國子監若內閣所無或不備者乞敕禮部行天下提學官榜示購訪俾所在有司校錄呈送

其藏書之所二在京師曰內閣曰國子監一在南京曰國子監使一書而存數本一本而藏三所每歲三伏時令翰林院僚屬同赴閣監曝書畢事局鐫廷臣有因事欲稽攷者奏請詣閱以爲常規則于文治有裨焉疏入上嘉納之故有是命

三編實按宋書王儉傳稱明帝置東觀祭酒晉志稱魏蘭臺選二御史居殿中唐志稱龍朔二年改秘書省曰蘭臺則宋亦有東觀魏唐亦有蘭臺不獨漢也通典稱漢延熹二年置秘書監唐志稱東宮官崇文館學士二人唐六典注稱魏有崇文館則秘書監非始于唐崇文館亦非始于宋也宋志稱秘書郎掌集賢院圖籍則宋亦有集賢院不獨唐也唐宋皆設秘書省其官皆稱曰監亦非唐謂之監而宋謂之省也

云然者特臨文偶舉耳

加兵部尙書馬文升太子少保文升請崇正學抑邪說節財用省工作所論奏甚

眾至是以民困賦役極陳其害謂今民田十稅四五其輪邊塞者糧一石費銀一兩以上豐年用糧八九石方易一兩若絲綿布帛之輸京師者交納之費過於所輸南方轉漕通州至有三四石致一石者中州歲役五六萬人治河山東河南修塞決口夫不下二十萬蘇松治水亦如之湖廣建吉興岐雍四王府江西益壽二府山東衡府通計役夫不下百萬諸王之國役夫供應亦四十萬加以湖廣征蠻山陝防邊供餽餉給軍旅者又不知凡幾賦重役繁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宜嚴敕內外諸司省煩費寬力役毋擅有科率王府之工宜速竣庶令困敝少蘇上皆嘉納之

攷異事見明史文升本傳證之是年河決江浙水災及征蠻防邊皆用工役之時今統系之是月加太子少保下

六月丁未免南畿去年被

災稅糧

是月下御史彭程于獄程巡視光祿寺見造皇壇祭器皇壇者憲宗齋醮之所也程上疏言光祿金

錢皆民膏血用之得當猶恐病民況投之無益之地先帝篤信李孜省繼曉輩意在求福今二人已伏辜尙不能自免禍焉能福人陛下卽位若輩廢斥殆盡何復有皇壇煩置器果復有此則宜遏之將萌如無之請治所

司逢迎罪時上初無造皇器之命特光祿仍故事未革置以備也及得疏以程暴揚先帝過下錦衣獄給事中

叢蘭亦巡視光祿繼上疏論之上宥蘭奪光祿寺卿胡恭等俸付程法司論罪刑部尙書彭韶擬程贖杖還職不許韶復抗章申救且言光祿寺糜用無籍經費不支牲物槩賒之市肆大爲買人累及今不節恐無以善後

程欲爲國家惜經費心本無他但不應引李孜省事疏入上令光祿寺籍歲出之數以聞而程及家屬于邊

程母李氏年老無他于叩闕乞留侍養南京給事中毛珵等亦奏曰昔劉禹錫附王叔文當竄遠方裴度以其

母老爲請得改連州陛下聖德非唐中主可比而程罪亦異禹錫所少矜憐全其母子不許子尙隨父戍所遂

舉廣西鄉試明年上念程母老放還 秋七月甲午振南畿浙江山東饑時山東久旱南畿浙江水災兵部尙

書馬文升疏請振卹從之先是浙饑餘杭致仕尙書鄒幹疏言浙江水旱相仍民窮且盜乞亟行振卹上以幹

家居憂國賜羊酒文綺勞之乃特遣侍郎吳厚巡視浙江督有司振濟給事中吳世忠復上疏言近者各行省

以災告而浙江爲甚致厘宸衷屢飭百司經畫乃振恤之典有加而惠澤之實未究良由府縣官吏發粟不時

文書勘報動淹旬月俟既得食而饑者已死流者已遠又況書吏胥役因緣爲奸更有不可勝言者今欲約之

以法莫若稽諸冊籍以產之多寡驗民之窮富凡遇給振視此爲則富者不得濫支貧者獲沾實德庶弊革而

惠行因條上興水利復常平倉二事詔舉行之 致異明史稿書振南畿山東于是月而振浙江更系之八月

是月河復決數道入運河壞張秋東堤奪汶水入海漕流絕命工部侍郎陳政總理河道集夫十五萬治未效

而政尋卒 致異諸書皆系之是年之七月惟明史運河條下書于四 八月癸卯劉吉罷吉居內閣十八年柄

政久權勢烜赫上初加委任後眷亦漸衰而吉無去志及是上欲封后弟張延齡伯爵命吉撰誥券吉言盡封

二太后家子弟乃可上不悅遣中官至其家諷令致仕給驛歸吉性機詐善傳會銳于營私屢爲言路所攻晉

官不已人目之爲劉棉花以其耐彈也吉疑其言出下第舉子因請舉人三試不第者不得復會試時適當會

試期舉子已羣集都下禮部爲請詔姑許入試後如今已而吉罷令亦不行歸踰年卒 致異明史吉傳言帝

交張繼卒繼時已進侯子鶴齡于是年十一月襲侯爵則此所指蓋延齡也證之思 乙丑停南京蘇州浙江

澤表延齡封伯在八年十一月蓋帝欲以是年封因吉言中止耳今據表傳參書之 額外織造召督造官還災故也 是月壽甯侯張繼卒追贈昌國公命其子鶴齡襲爲侯繼以后父故特賜祭

葬欽天監革職監正李華擇葬地中旨復官大學士徐溥等言卽位以來未嘗有內降倖門一開末流安底臣

等不敢奉詔乃止 冬十月丙辰錄囚 壬戌貴州都勻苗叛初有苗賊七千人攻圍楊安堡都指揮劉英統

兵覘之爲所困詔填巡官往援乃得出至是復有苗黨乜富架長脚等煽聚爲亂會巡撫鄧廷瓚蒞壬乃詔鎮

遠侯顧溥率官兵八萬人以廷瓚提督軍務太監江德監軍往討之溥與祖之孫也 致異明史本紀書貴州黑 苗叛證之土司及廷瓚傳

即都勻苗也今

是月更中鹽法初洪武時各邊開中商人招民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聚邊方菽粟無甚貴之

時成化間始有折納銀者然未嘗著爲令也商人納米鈔給鹽恒苦守支至是戶部尙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乃奏請召商人納銀運司類解太倉分給諸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中米直加倍而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百餘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踊于是邊儲因之日虛

三編發明曰葉淇召商納銀之議論者多咎其更開中法以致邊儲日匱而不知明代邊儲之匱自在屯政不修而不盡關於鹽法其鹽法之壞又在勢家乞中而不關淇之變法也蓋產鹽有盈有絀邊地不能懸知則但知召商開中而初不爲支鹽計故守支之弊在永樂時已所不免逮憲宗之世勢家爭先奏乞所賜鹽引動以萬計且許其越場支鹽不限年次于是商人益困守支而鹽亦壅闕不行夫商人挽輸數千里外守支至數十年之久而不得鹽及旣得鹽復爲奏乞鹽所壅闕而不獲速售然則商人之病開中亦極矣雖日下令招之其誰應哉淇見報中之急乃爲更制以利商商利則報中多報中多則國課裕是亦救弊之策也如云商屯撤業邊粟翔貴獨不思塞下之地商可屯軍不可屯乎明食貨志稱成化時屯田法廢戍卒多役于私家子粒不歸于公廩論者不深咎此而徒責淇變法亦昧于輕重之計者矣

十一月丙申開浙江溫處銀坑 是月停納粟例初成化末以陝西河南諸省饑始開事例凡納粟者許爲監生吏典等項至是尙書王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餉當時無納粟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來一遇災傷輒行捐例以致正途壅滯出身候選多至十五六年以上纔得一官年已向暮誰肯盡心職業又況前項人員旣以財進身豈能以廉律己欲它日不貪財害民何由可得上是其言立命已之 十二月丁巳荆王見瀟有罪見瀟者荆憲王之孫靖王子也靖王三子次見溥封都梁王與見瀟同母見瀟怨母之暱見溥也錮母奪其衣食竟死出柩于寶召見溥入後園捶殺之給其妃何氏入宮逼淫之從弟都昌王見潭妻茆氏美求通焉見潭母馬氏防之嚴見瀟髡馬鞭之囊土壓見潭死械繫茆妃入宮嘗集惡少年輕騎微服涉漢水掠人妻女弟樊山王見溥懼禍及己密以聞上召至京師御文華殿命廷臣鞠見瀟引

伏廢爲庶人錮之西內 是歲吏部主事蔡清上疏畧曰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而其次在邊境今士大夫皆謂罪可以計免功可以權得苟利其家朝廷之事不暇顧也民之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宦官廝養富過王侯朝廷錙銖取於民以爲士馬資者半入於庸將之家而轉輸於權倖之門于是兵弱而不能衛民蓋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勢也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功必賞罪必罰此紀綱之大要也若其本則在人主之一心心正而後事可理理明而後心可正講學而後理可明真氏大學衍義一書不易之則也上嘉納之諸書不載蔡清上書事此据明鑑補證之明史本傳言王恕時長吏部訪以時事清乃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据此則清乃上恕札恕納其言復行上奏耳明鑑所載在是年十月今系之是年之末

六年春正月己卯大祀南郊 是月吏部考察大學士邱濬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及一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也上然之刺吏部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令復任雖經三考非有貪暴實迹者亦勿黜時王恕主吏部爭之不得遂有隙 二月甲寅吏部訪得開國勲臣常遇春元孫復李文忠元孫璿鄧愈五世孫炳湯和六世孫紹宗以聞詔襲指揮使奉先祀時有滁人郭琥自言滁陽王子老舍四世孫老舍當宣德間曾以滁陽王親來朝至是琥遂冒之命予冠帶奉祀已而爲宥氏所訐宥氏者故滁陽王鄰太祖復其家令世守王墓者也禮部審滁陽王碑文王實無後老舍非王子復奪其冠帶 丁巳擢布政使劉大夏右副都御史治張秋河是時張秋屢決上深以爲憂命廷臣薦才識堪任者時大夏方爲浙江左布政使以王恕薦賜敕遣之攷異据明史本紀三編在是年二月證之河渠志黃河條下特書宏治六年二月與本紀合而運河條下以爲七年之春蓋大夏以六年往七年議治河志中未分析且下所載正直夏洪將至漕舟鱗集皆七年大夏經營之本末非二志自相矛盾也今分書之 是月兵科給事中吳世忠上言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甯鄒瑾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伏節以死夫太宗靖難者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諸臣抗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經也世之論者徒以諸臣之迹爲疑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之孝者太宗嘗謂羣臣曰若練子甯在朕固當用之仁宗卽位之初卽詔赦諸忠臣子孫此二聖之所已行者且仁宗旣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忠文之謚英宗旣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廣祀之舉祖宗雄

畧率多類此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褒贈諸臣九席神靈豈特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竟格不行效異據憲錄明書皆係吳世忠請褒恤方孝孺等于是月三編不載今據增

三月癸未賜毛澄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月甯夏地震連三年共二

十震 夏四月己亥土爾番復據哈密善巴既立諸番索犒賞不得皆怨之尋阿穆呼朗又引別部默克塔舊克

也力人掠土爾番牛馬阿哈穆特怒潛兵夜襲哈密圍之三日諸番莫肯捍禦沁布忌其立亦不援默克塔舊喇特以兵來助俱敗去乃執善巴禽阿穆呼朗支解之伊蘭復據其城事聞印濬謂馬文升曰西陲事重煩公

一行文升曰西域人嗜利自古未有能爲中國患者徐當靖之濬復以爲言文升請行廷臣僉言北寇方張本兵未可遠出請改命大臣己酉遣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同知緜謙經畧哈密 庚申錄囚並命南京法司暑月

錄囚如京師 辛酉久旱敕修省求直言庶子李東陽條摘孟子七篇大義附以時政得失累數千言上之吏

部侍郎張悅陳遵舊章卹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又上修德圖治二疏上皆嘉納效異久旱求言據

而東陽本傳列之五年其實五年並無久旱求言事疑誤記也 是月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劾吏部尙書王恕大學士印濬使之也濬與恕素

不相能是年考察恕奏罷二千人濬調旨留之者九十餘人恕遂求去文泰者故往來濬家以求遷官爲恕所

沮銜之恕里居日嘗屬人作傳鏤板以行濬謂其沽直謗君文泰心動乃自爲奏草示除名都御史吳禎潤色

之許恕變亂選法且傳中自比伊周于奏疏留中者槩云不報以彰先帝拒諫無人臣禮欲中以奇禍恕奏辨

且言文泰無賴小人此必有老于文學多陰謀者主之請賜廷鞫蓋指濬也詔下文泰錦衣獄詞連濬諸言官

亦交誣濬請竝逮禎對簿上不悅降文泰御醫效異據明史七卿表王恕致仕在閏五月蓋文泰之劾在是月

月 五月丙寅小王子犯甯夏殺指揮趙璽 閏月乙未免南畿被災秋糧凡一百八十萬石有奇應天巡撫

俱鍾復以饑告請截留蘇松常湖四府漕糧二十萬石分振被災郡縣從之 是月太子太保吏部尙書王恕

致仕文泰之貶也上責恕沽名令焚所鏤板而置濬不問恕再疏辨不省乃力求去聽馳驛歸不賜敕廷論以

是不直濬

王世貞曰按摺紳之論皆以文泰此舉出自印公然三原止合畧辨其事力求歸休不當疏請廷鞫又以老

學陰謀肆加詆斥大臣恬靜之體與事君恭順之道惜乎無爲三原謀者蓋公北人伉直少文之故而憲章錄爲賢者諱亦似未攷其事之顛末也

六月庚午京畿大旱飛蝗過京師自東南而西北日爲之掩者三日戶部請遣順天府丞畢亨行縣督捕其直隸府衛及各布政司並令正佐官行視從之 壬申總督湖廣右都御史閔珪擊古田叛獍破之上年馬俊等之敗沒也詔切責珪等珪乃與總兵官毛銳復進兵連破七寨餘皆就撫遂連定百餘寨獍患漸戢于時南京戶部員外周琦上討獍三策謂桂林之古田柳州之馬平山勢綿亘徑複岡連大軍北進則賊南走西進則賊東走師甫退則賊盤據如故以是屢發兵討迄不能創賊所當厚集兵力環四面銳攻遏其奔竄之路以覆其巢撫定殘獍召還逋民編戶給田薄租賜復或析村附鄰縣或因俗置土官三年安堵然後班師此爲計長久之策如不能然仍止調附近官軍與土兵進剿則師期不可不早往者討獍之師大抵秋徵冬集春初入山雨水既多瘴癘將發勢不能久駐若于六月調發霜降進攻不致迫于撤兵則深阻可窮而功乃克集且獍賊之叛雖常數十洞蜩起而倡亂特一二凶渠郡縣既聞竊發四五百里稟命制府議撫議勦輒淹旬時賊得以其間連結諸獍勢乃益熾若責成分鎮軍官乘其蠢動卽率所部偕郡縣吏以時撲滅則可不徵師不糜餉而事濟此二者亦創賊之策也琦馬平人生長諸獍出沒之地知其情勢故所陳策頗得賊要領廷議皆是之下兩廣守臣議行而古田尋告捷守臣幸紓患目前遂置琦策不用

琦策諸書不載三編書之是年目中據云琦策方議行而古田尋告捷是二

事同在一

年今據增是月改耿裕爲吏部尙書以禮部侍郎倪岳爲本部尙書岳任事未久會詔取國師領占竹于四

川岳力諫不省給事中夏昂御史張禎等相繼爭之事竟寢時營造諸王府規制宏麗踰永宣之舊岳請頒成

式從之

琦策諸書不載三編書之是月下秋七月刑部尙書彭韶致仕韶蒞任三年昌言正

色與王恕何喬新稱三大老時內官王明苗通高永殺人遣成昌國公張繼建墳踰制役軍至數萬畿內民冒

充陵席戶及勇士旗校輒免徭役致見戶不支流亡日眾韶抗章極論皆格不行貴戚近習深疾之韶因連疏乞休竟得請去 八月辛未雨雹大如彈丸平地壅積禮部尙書倪岳疏弭災急務勸上勤聖學開言路止無

功之費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多見采納先是四方所報災異禮部歲終彙奏視為具文岳在部乃以日月先後彙分條析復援證經史爲上懇切言之 甲戌免順天之河間保定等府被災夏稅是年以災蠲者兩

京外蠲山西太原諸府平陽諸縣夏稅河南開封諸府夏稅之半祥符諸縣秋糧又免瀋陽衛屯糧六萬四千

餘石振則自蘇松外山東饑甚巡撫王霽先後請發帑金五十餘萬米二百餘萬石選廉能吏驗口給之凡活

饑民二百六十餘萬 致異以上各省蠲賑三編統系之閏五月免應天蘇松田租月中證之 是月以都御史

白昂爲刑部尙書代彭韶也復召屠瀟爲左都御史以代昂 九月丁酉免陝西被災夏稅 致異是年蠲振悉具三編閏五月目

中惟漏卻陝西今 據明史月日增 是月賜荆王見瀟死見瀟既繫西內復自繫中撫奏見瀟罪誣其與楚府永安王謀不軌

詔遣使往按問不實見瀟更奏見瀟嘗私造弓弩與子祐柄有異謀驗之得實乃賜見瀟令自盡廢祐柄而以

見溥子祐欄嗣爲荆王 冬十月丙寅以災傷罷明年上元燈火庚辰停甘肅織造絨氍 十一月庚申振京

師流民 是月詔舉天下材德之士隱于山林者順天府尹唐恂舉布衣潘辰辰景甯人少孤隨從父家京師

以文學名吏部以其生長京師不錄至是恂復奏而給事中王綸夏昂亦交章薦乃授翰林待詔掌典籍會典

成進五經博士累官至太常卿一時士大夫重其學行稱爲南屏先生 致異潘辰事見明史陳濟傳傳言詔舉才德之士在宏治六年明書系之是年

十一月 今從之 十二月乙丑太白晝見 辛未以災復復開銀米事例備振濟之用 己卯敕天下填巡官修省

是月南京大雷雨拔孝陵樹 巡按河南御史涂昇疏論治河其略曰黃河之爲患南決病河南北決病山東

昔漢決酸棗復決瓠子宋決館陶復決澶州元決汴梁復決蒲口然漢都關中宋都大梁河決爲患不過瀕河

數郡而已今京師專藉會通河歲漕粟數百萬石河決而北則大爲漕憂臣博采輿論治河之策有四一曰疏

濬滎鄭之東五河之西飲馬白露等河皆黃河由渦入淮之故道其後南流日久或河口以淤高不洩或河身

狹隘難容水勢無所分殺遂泛濫北決今惟躡上流東南之故道相度疏濬則正流歸道餘波就壑下流無奔

潰之患北岸自無衝決之虞矣二曰扼塞既殺水勢于東南必須築堤于西北黃陵岡上下舊堤缺壞當度下

流東北形勢去水遠近補築無遺排障百川悉歸東南由淮入海則張秋無患而漕河可保矣三曰用人薦河

南僉事張璠四日入任則請專任大夏且於歸德或東昌建公廨令居中裁決也上是其言詔大夏議行之改
涂昇論治河諸書不載具見明史
河渠志書于六年十二月今據增 是歲擢布政使何鑑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兼理杭嘉湖三府稅糧

七年春正月丁酉大祀南郊 是月興王之國安陸舟次龍江有慈烏數萬繞舟至黃州亦然時以爲瑞謝疏

陳五事上嘉之改異事見明史本傳明人諸書皆系之 二月甲子以去冬孝陵風雷之變遣使祭告敕兩京

羣臣修省求直言並命內外慎刑獄決輕繫從給事中馬子聰御史劉璇之請也 是月工部尙書賈俊罷以

侍郎劉璋陞任代之 河復決張秋時劉大夏以夏汛將至漕舟鱗集乃先自決口西岸鑿月河以通漕 二

月癸巳貴州苗平先是巡撫鄧廷瓚奉提督軍務之命以副使吳倬善計畫引贊軍事倬熟苗詐降富架誘

之入寇伏兵禽之乘勢深入連破百餘寨生禽長脚以歸羣苗震懼廷瓚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九長官司以

土人世官自用其法恣虐激變苗民亂四十餘年今元凶就除非大更張不可請改爲府縣設流官與土官兼

治庶可久安于是設府一日都勻州二日獨山麻哈縣一日清平苗患自此漸息改異升都勻爲府屬二州一

月蓋平苗奏報在先處 戊申勅兩畿捕蝗民捕蝗一斗者給米倍之 夏四月丁亥錄囚 是月張海等自

土爾番還海與緱謙皆庸才行至甘州遣土爾番人歸諭其主令還侵地身駐甘州待之至是阿哈穆特遣使

求貢詭言願還善巴及哈密延議以番人誦詐謀弄善巴閉嘉峪關絕番貢海等聞之大喜遂逐番使封關而

還言官劾其罪下獄尋貶秩改異據明史土爾番傳海等還是在年三編類記千六年四 五月甲辰遣太監

李興平江伯陳銳往會劉大夏治張秋決河改異憲章錄書張秋河成于是月蓋因命李興等牽連並 是月

宣府山西河南有星晝隕 六月築高郵湖隄成賜名康濟河初白昂治開封決河訖工遂自山東循運河而

南抵揚州議治之時御史孫珩郎中吳瑞方董南河事皆謂高郵州運河九十里自州西北三里入新開湖道

湖凡五十里湖東直南北爲堤洪武中障以土正統中固以石屢決而復修其西北則與武安張良七里珍珠

壁社諸湖相灌注縈迴數百里每風濤作挾舟觸隄石輒壞多覆溺者當于湖東開複河以避其險昂遂上其

議召工開鑿起杭家嘴厰清水潭抵丁志港長竟四十里兩岸壅土爲堤堤首尾置牐與湖通隄之東又置牐

四哈洞一至是成會大夏治張秋河奏上之

致黑白昂治開封決河在前築高郵堤在後諸書並系之二年之冬牽連並記耳三編據其成之日列其事于目今從之

秋七月乙巳京師地震

三編目云月之十九日乙巳也此據實錄明史五行志無月日

丙午命工部侍郎徐貫往蘇湖會巡撫副都御史何

鑑經理南畿水利時三吳水道湮塞給事中葉紳巡按御史劉廷瓚乞遣官濬治乃命貫往貫上言自永樂初

命夏原吉濬治時以吳淞江漑沙浮蕩未克施工逮今九十餘年港浦復塞臣相度地勢疏吳江長橋導太湖

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誤松江入海開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

水由白茆港入江開斜堰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由七了巷入海下流既通于是開湖州之漫涇洩天目

安吉諸山水自西南入太湖又開諸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入大江上流亦通東南水患少息並奏以主

事祝萃自隨從之 南京六七兩月復大風雷壞孝陵樹

八月以李東陽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

典誥敕時閣臣徐溥等以詔敕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乃推東陽入閣典之

晉徐溥少傅吏部尚

書謹身殿大學士邱濬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健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九月丁

亥以水文停蘇松諸府所辦物料留關鈔戶鹽備振

是月南京地震時御史宗彝等請召致仕尚書何喬新

彭韶不報

致異明史五行志于是年書云是歲南京凡大震三編據實錄書于七月京師地震目中云九月戊寅南京地震十一月壬子京師地震凡可致者三南京一見即是年之九月惟九月無戊寅戊寅

為八月二十二日蓋八月丁巳朔也三編戊寅二字疑誤

加吏部尚書耿裕兵部尚書馬文升俱太子太保

否則九月二字當為八月之誤今但書是月不書戊寅

戶部尚書葉淇刑部尚書白昂都御史屠浦俱太子少保

冬十月己未錄囚

是月立僉民壯法初正統景

泰間嘗募民壯願自効者然未定僉法至是以給事中孫鼎言令州縣七八百里以上里僉二人五百里三人

三百里四人百里以下五人俱于丁眾糧多之家選年力強者充之有司以時訓練遇有調發給糧以行而禁

占役賄縱之弊富民不願者則上直于官官自募之

致異諸書皆系僉民壯于二年今據三編本實錄也

廣洋衛指揮石文通奏太監

蔣琮僭侈殺人掘聚寶山傷皇陵脈及毆殺商人諸罪琮竟減死謫充孝陵淨軍

十一月壬子京師地復震

十二月甲戌張秋河工成初劉大夏奉敕治河時河流湍悍決口濶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

治當治上流于是即決口西南開月河三里屬之舊河使通漕運乃濬黃陵岡南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

徐以殺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別鑿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潁上東入淮又濬祥符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俱會于淮然後沿張秋兩岸築臺立表貫索連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沈艦壓以大埽且合且決隨決隨塞連晝夜不息功乃成上遣行人往勞改張秋名

日安平鎮致異明人諸書皆系張秋河成于四月今月日悉据明史紀志己卯小王子數犯甘涼永昌莊浪諸被掠者救填巡官恤其家給

以牛種是歲免北京河南湖廣陝西山西被災夏稅致異是年免各省稅糧明史本紀不書月日統系于是年之末三編同今据之前翰林院檢

討莊景以成化初與章懋黃仲昭等諫內廷張燈廷杖被謫尋授南京行人司副居三年母憂去旋丁父憂服

除不復出居定山二十餘年學者稱定山先生巡撫王恕嘗欲葺其廬辭之薦章十餘上部檄屢趣不赴大學

士仰濬惡景語人曰率天下士背朝廷者景也是年有薦景者應詔起用景念濬當國不出且得罪強起入都

閣臣徐溥欲復起爲翰林濬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乃復以爲行人司副俄遷南京吏部郎中得風疾明年乞

休部臣不爲奏又明年京察尙書倪岳以老疾罷之居二年卒天啟初追諡文節前威甯伯王越以汪直黨

被謫時議頗以越功大罪輕然竟無白之者上嗣位赦還是年越屢疏訟冤詔復左都御史致仕越時年七十

耄矣復結中官李廣以中旨召掌院事給事中季源御史王一言等交章論乃寢致異以上二事据明史本傳皆特書于是年諸書不載今

增

明通鑑卷三十八

紀三十八起旃蒙單閼盡著雍敦牂凡四年

孝宗敬皇帝

宏治八年春正月乙未大祀南郊以太皇太后不豫免慶成宴壬子韃靼寇涼州時韃靼北部伊畢喇伊木

王等舊作亦入套駐牧小王子及陀羅海之子舊作脫和碩舊作居賀蘭山後與之相倚勢日強至是入寇甘

肅總兵官劉甯與戰禽斬五十餘人相持至暮收輜重南行寇復來襲禽其長一人明日參將顏玉來援副將

陶禎兵亦至寇乃遁俘其樸弱獲馬駝牛羊二千論功進甯右都督未幾寇犯宣府是年三入遼東卒爲東西

諸邊患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發異諸書皆作三月乙酉朔日食明史推解改正今從之

戊午邱濬卒濬在內閣五年嘗以寬大啟上

心忠厚變士習廉介嗜學所居邸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既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然議論好矯激譏范仲淹多事謂岳飛未必能恢復秦檜有再造功聞者頗駭其言性褊隘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于地言官建白不當意輒面折之與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卒喉所私劉文泰計之法及是卒文泰往弔濬妻叱之出曰以若故使相公齟王公負不義名何弔焉贈太傅諡文莊

論曰黃南雷明儒學案謂邱文莊喜進惡退一見之于定山再見之于白沙與尹直相去不遠今按尹直瑣綴錄言邱濬修憲宗實錄謂陳獻章作十絕句媚梁芳自是爲世所鄙予謂此卽尹直平日以此誣白沙者濬遂据而筆之實錄中又据王弇州引憲宗實錄謂獻章貌謹厚詩文亦有可取者然于理學未究也一時好事者妄加推尊形諸薦奏雖其鄉里前輩以德行文章自負者亦疑之及授官歸沿途擁騶從列仗槩揚揚得志而去云云薛氏憲章錄謂此語出自張元禎之筆不過因鄉里前輩之語非出于濬之所自道然又安知非出于濬之所指授遂筆之實錄中南雷見元禎極稱獻章遂以爲尹直等之所爲然元禎固力詆康齋者而白沙則康齋弟子也憲宗實錄主自邱濬而張尹二人實秉筆焉乃至藉代言之體以逞其撼樹之誣豈非昔人之所云穢史哉

乙丑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少詹事謝遷入內閣預機務時遷方居憂力辭許俟服除拜命己卯黃陵岡河工

成先是劉大夏治張秋決口成復上言安平旣塞下流已治惟黃陵岡居安平鎮之上流河口廣九十餘丈荆隆等口又居黃陵岡之上流廣四百三十餘丈黃河至此寬漫奔放必築塞諸口導河上流使南下徐淮庶可爲運道久安之計廷議從之是年正月大夏乃興工築塞黃陵岡及荆隆等口凡七處五旬而畢于是上流河勢復歸蘭陽考城徑歸德徐州入運河會淮水東注于海南流故道以復又築大名府之長隄互三百六十里起胙城抵徐州復築荆隆口等隄凡一百六十里起于家店厯銅瓦廂抵小宋集大小二隄相翼培以石壩潰決之患始息勅建黃河神祠以填之賜額日昭應初黃河自金明昌中南北分流其後南流盛而北流漸微國

朝正統景泰間嘗決大清河入海雖即修治而支渠猶有存者至是黃陵岡塞黃河始全入于海而北流遂絕按異據明史河渠志議築黃陵岡在去年張秋河成後興工在本年正月成于二月己卯則三編所云五旬者確合志以爲旬有五日本未知何據今從三編

國朝孫嘉淦論治河曰北之大清河爲濬水南之大清河爲淮水皆能滌河之淤宋熙甯二年河決澶州分而爲二一由南清河入海一由北清河入海南北分流歷久無患南渡以後河遂南徙論者謂地勢南高北下宜順水之性導之北行不可引之南下至正初決金隄等處命賈魯治之大開黃河故道水遂安流賈魯稱善治河乃道之北行未嘗令南徙也明洪武初河決陽武東過開封南入於淮而河之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河決張秋沙灣東流入於海景泰時又決張秋宏治時又決金龍口趨張秋衝會通河以入海張秋之東不及百里卽東阿之山山下卽大清河黃河決水不能踰山東走必自順河北行故凡言決張秋者皆由大清河以入海也自劉大夏築大行隄二百餘里逼河南行河遂全入於淮逆水性而禍民生亦可謂拙於謀矣我朝運道河流皆沿舊制順治康熙年間決北岸者十之九決南岸者十之一北岸決後濱運道者半不潰運道者亦半凡其潰運道者皆由大清河以入海者也蓋以大清河之東南皆泰山之支腳故其道互古不壞亦不遷移從前南北分流之時已受黃河之半嗣後張秋潰決之日又受黃河之全然史但言由此入海而已並未聞有衝城郭淹人民之事則此河之有利而無害亦百試而足徵矣至於運道尤易爲力卽從張秋入海順河北行五六日可至利津距天津海道不過五六百里計大清河所經之處不過東阿濟陽濱州利津等四五州縣卽有漫溢不過偏災忍四五州縣之偏災卽可減兩江二三十州縣之積水并解淮揚兩府之急難此其利害之輕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三月壬辰免湖廣被災稅糧 己亥陝西甯夏地震十二次聲如雷 夏四月甲寅蘇松各府治水工成凡修濬河涇港瀆湖塘斗門隄岸百三十有五所役夫二十餘萬徐貫悉以任之祝萃功爲多然是時迫于成功疏白茆末深廣十數年後仍復壅塞 壬戌諭吏部都察院考察進退人才務得實跡以聞 乙丑封后弟張延齡爲建昌伯 壬午錄囚 是月下山東副使楊茂元于獄茂元吏部侍郎守陳子也初上遣中官李興等偕